

長江遊

望不盡的危疑水域
看不完的沿岸風光



長野廣生著
邱夢雷譯

目錄

長江遊

出海口……………一

蕩蕩大河……………六

廬山

重訪廬山……………一二

突然的感觸……………二一

我到牯嶺街參觀……………二四

李白的展痕……………二七

「歸去來兮」……………三一

淨土宗之起源與香爐峯……………三五

環遊洞庭湖一周

岳陽樓上……………四四

由雲夢澤到洞庭湖……………四八

「水天一色」的彼方……………五一

桃源的幻想……………五六

沅江的聯想……………六三

三峽溯江

「悠悠大河」驟然改觀……………六七

上溯三峽……………七二

西陵峽……………七三

巫峽……………八〇

三峽的誕生……………八五

瞿塘峽……………八六

白帝城——杜甫與劉備……………九二

奉節縣城……………九六

走向重慶

雲陽——張飛廟……………九九

後記

萬縣——無法看見的風景畫·····	一〇二
石寶寨——對洪水的聯想·····	一〇五
忠縣——白樂天與平安朝·····	一〇九
鄧都——鬼之都城·····	一一一
涪陵——榨菜的發源地·····	一一九
「打倒外國人！」的熱烈歡迎·····	一二三
夢中鷄啼·····	一二七
重慶——山城、霧城·····	一二九
日軍俘虜營·····	一三三

長江遊

出海口

一九八一年五月六日，我爲了拍攝長江出海口的景觀，特地從上海碼頭搭乘五、六千噸的輪船出發。

和我一起前來蒐集資料的菊地，已在前一日跟其他的攝影隊前去蘇州，只剩下我們三個「老頭子」，雖然這個稱呼實在不雅，但是接待人員要如此稱謂也無可奈何。擔任總負責的佐達先生、鈴木先生和我三個人，過去都與長江有過一段淵源。鈴木先生是在上海生長，上海可說是他的故鄉。

江岸街道上並列的建築物，在旭日下反映出光輝，其中很少是古典建築物。我們所投宿的飯店大戰前原是加塞飯店；對面的南樓則是巴雷斯飯店，從門上刻有一九〇五年等字樣，可以了解

這兩棟建築物興建的年代是在日俄戰爭之際。那時由東京前來上海的日本人，見到比東京更繁華的十里洋場，都會有眼花繚亂之感。

黃浦江兩岸住家與工廠密集，上海這時已成爲中國大陸最大的綜合性工業大城，隨着經濟時代的來臨，更增加其重要性。

上海市的情況和日本人對所謂城市概念的了解有很大不同，市之下分區和縣，同時還包括廣大的農村，整個上海市行政區的面積約爲東京的三倍，人口爲一千一百三十二萬。但是並不能以此爲標準面和東京相互比較，因爲連位於長江出海口的崇明島，都被列入上海市的行政區域。

崇明島位於長江與黃浦江會流處，距上海碼頭約三十公里，搭乘遊覽船來回一趟約需三個半小時，不僅遊覽船上擠滿觀光客；穿梭於狹窄水道上的船隻也是絡繹不絕，可說在上海水域內出入的船隻數量亦冠於全國。

我們的目的地雖是長江出海口，但主要還是想一睹長江的紅色水與大海藍色水的交會點，可是離開上海港口已過了數小時，卻還未到達該處，觸目所及盡是長江的江水，但已見不到陸地。

下午三點三十分時，負責拍攝的佐達先生問翻譯人員何時可到達目的地？對方表示最好是去問船長，於是我也跟着來到船長室，但年輕的船長卻回答：「這裏還是屬於長江的範圍，可能傍晚時還無法到達。」

聽了這句話，我們都感到很失望，雖然我們事先皆已了解長江出海口的廣闊，如今卻是親身體驗到。從地理上來說，長江出海口是指連接北面的海門角和南面的南匯咀之九十里長的直線



景行的浦黃所見館賓由晨
江而溯正船輪型大。緻。

一帶，以日本的鐵路距離來比較，約是東京到小田原之間，由此一直線前進四十公里的海面，就是江海的分界線，爲了確定這一點，我們再次詢問船長，船長回答說：「也不一定是這樣，有時從出海口的延長線必須再行駛一百公里，才能到達江海分界線。」

聽到這種出乎意料的答案，我不禁爲所讀過的地理書之不正確

性，及自己的無知感到可笑。

這種差異是由於海水漲潮時有滿潮與落潮之分，所以到江海分界線的距離會因潮水的不同而移動，滿潮時潮水會向陸地靠近，因此其距離約只四十公里，但落潮時卻約有一百公里，兩者差

距六十公里之多。一旦長江發生洪水，則距離變化更大，而且出海口的形狀也由於土地的堆積而時刻在改變。據說長江三角洲以每四十年增加一公里的比例繼續向東延伸。人們常認為只有人會改變；大自然則永恆不變，但長江卻以肉眼無法見到的緩慢速度隨時在改變中。

遊覽船在海面上停泊一夜，次日到達分界線，當我回到船艙時，聽說這艘船將橫越這道江海分界線兩次，內心暗暗高興。

我隨便找了一間空房準備睡覺，躺在床上我開始構思即將拍攝的航空照片之影像，也想起來年十一月份，我到成都時曾看過的十六厘米記錄片，那是從直昇機上拍攝的影片所製成的。

長江出海口的紅色水與海面蔚藍水色，很明顯地劃分成一道交會的直線。未親眼目睹前，本以為交會之處一定是紅色逐漸變淡，然後消失於藍色水中，但實際所見卻並非如此，這道明顯的交會線會因為落滿潮而來回移動六十公里。我聯想到政治潮流上也有類似落滿潮的差距，不禁感慨良多；同時更想到有的人能分辨出這種因滿潮而應對得體；有的卻因分辨不清而陷溺其中，這又是何等可嘆的事。就在這種思緒泉湧中，我不知不覺地進入夢鄉。

五月七日，清晨五點鐘醒來，船還在繼續前進，我來到甲板上，此時天空被雲層所覆蓋，對攝影人員而言，這實在不是好現象，而且風勢頗強，使得船身不停搖晃。

上午八點鐘，總算到達距出口約一百公里的江海分界線，在船上無法像航空攝影一樣，很

明顯地看到劃分清楚的交會線，但至少能分辨出不同的顏色。

昭和十六年二月與昭和二十一年五月，我曾經搭船橫越此處，但當時是蜷縮在船艙中，並未見到水色的差異，等到想起時，已經錯失良機了。昭和十六年時，我是懷着被送上戰場的不安心情，昭和二十一年時，則是我準備回到戰敗的故國，內心更爲不安，因此才忽略了值得一看的景觀。而此刻已不再有任何不安，只有亟於一睹的強烈欲望，更爲自己有此機會感到慶幸。

遊覽船果真橫越分界線兩次，然後才開始回航，據估計從此處到黃浦江口還需四、五小時。

大約正午過後不久，總算能見到長江三角洲，而崇明島南側也出現了幾座沙洲，我曾見過這些沙洲的航空照片，當時只覺得像是用來彩筆畫出的抽象畫，而且大概是河洲上還殘留着退潮的痕跡，形成照片上絹絲般的細條紋，呈現多彩多姿的變化，據說這些河洲將來都會形成小島，或許崇明島也就是如此形成的吧！

雖然已能見到陸地，但還無法發現航行的目標，畢竟這些沙洲只是由長江所流失的砂土堆積而成，不能當做目標明顯的高地。

橫亘於長江出海口的崇明島，是中國第三大島，東西八十公里，南北十七公里，面積一、〇八三平方公里，約等於東京面積的一半。

距今一三六〇年前，亦即唐代初期，長江出海口的東方與西方只隱約可見到兩座沙洲，那便

是今日崇明島的祖先。後來這兩座沙洲相連接，再加上砂土堆積逐漸增加，於是捕魚和晒鹽的人首先移住該島，接着農民也遷居到此，開始築堤防、墾農地，因此，由長江沖積的砂土漸趨穩定，然後島的面積每年繼續擴大，終於形成今日的崇明島。

由長江砂土堆積而成的陸地並不只有崇明島，長江三角洲亦是其中之一。

距今約六、七千年前，長江的出海口是在鎮江、揚州一帶。據推算當時的長江每年可沖積出四億噸砂土。而現在的鎮江、揚州距長江出海口已三百三十公里遠，整個長江三角洲的面積約五萬平方公里，約等於日本九州兵庫縣的面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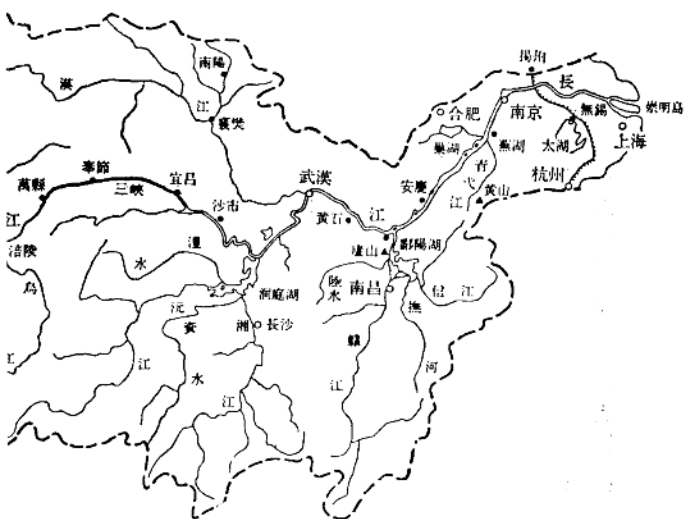
根據在南京上游安徽省大通所作的觀測，長江每年繼續沖積五億噸的砂土，雖僅為黃河所沖積砂土量的三分之一，但在水量方面，長江每年注入海中的水量為黃河的二十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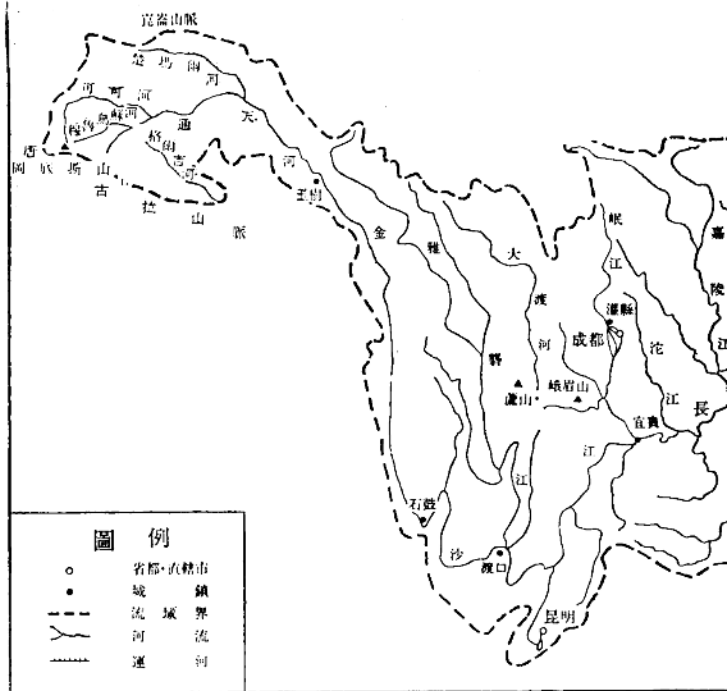
蕩蕩大河

長江流域的面積約佔中國大陸面積的百分之十九，約等於日本國土面積的四·八倍，糧食產量佔全中國糧食產量的百分之四十，因此稱之為蕩蕩大河並不為過。

但是一直到一九七八年，才確實測量出長江的全長為六、三八〇公里。在此之前，由於無法

長江流域圖





長江的主流在地圖上有下列四種稱呼：

脫脫河——由青海省的長江源頭到南集巴倫約三十五公里。

通天河——由青海省的南集巴倫到玉樹鎮約八一三公里。

金河江——由青海省玉樹鎮到四川省宜賓市約二、三〇〇公里。

長江——由宜賓市到長江出海口約二、八八〇公里。

此外，長江又稱爲揚子江，這是因爲唐代在揚州附近有一處名叫揚子津的地方，當時人都是由該處渡河前往鎮江，所以才把長江取名爲揚子江，不過中國境內一般人都慣用長江的名稱，只有居住在長江三角洲一帶的人才會將長江稱爲揚子江。

當然還有些屬於地方性的名稱，例如在四川省境內的長江稱爲川江，在四川、湖北省交界的三峽地區之長江稱爲峽江，在湖北省江陵地區的長江稱爲荆江。古代人對長江則只稱爲江或大江。

提起長江，總令人想起悠悠大河這類形容詞，但最名符其實的應是由宜昌至下游的一、八五〇公里，從源頭至宜昌間的四、五三〇公里，所流經地區多爲高原、峽谷、溪谷等地形，距悠悠大河的景觀有很大的差距，呈現出一種險峻的地勢。

此次拍攝長江主流的照片，所到達的最上游地區是宜賓市，亦即金沙江的尾端，距長江出海

口約二、八九〇公里，尚不及長江全長的一半。

但是一九八〇年十月二十八日傍晚，搭乘大型輪船渡過金沙江時那種祥和的感受最是令我難以忘懷，至今我仍由衷地祝福那些環繞在我們身邊的當地孩子。

廬山

重訪廬山

一談到廬山，便會勾起我的回憶——。

廬山其實並非一座山，而是寬十公里、長二十五公里，從東北方向西南方延伸，由七、八座山峰集結成的山脈。面積約二五〇平方公里，等於日本德之島的大小，由長江眺望廬山是最適中的距離。

從上海溯長江上行，到江西省九江的距離爲八五六公里，我們搭乘的定期客輪，約行駛四十小時後，便可見到廬山的輪廓。其實並非客輪溯江的速度很快，而是其航行速度控制得很準確，時速在二十二公里左右。但若再扣除停靠各港口時，旅客上下及貨物裝卸的時間，則航速將更快。

所謂的「溯江」，是專指溯長江上行，我本以為凡是溯江河上行，都可稱之為「溯江」，但是在過去，中國人單說「河」時是指黃河，單說「江」時是指長江。因此，「溯江」，只適用於溯長江上行的情況。

在這八五六公里的航程中，長江兩岸的風景並無特別值得稱道之處。

長江右岸（如果以長江是向東西流的立場看，右岸是指南岸，若是南北方向流時，則是指東岸）是一片綿延的低矮山巒，而左岸的遠處則只能見到輪廓模糊的山脈。因此，除非是對地質學或地理歷史有興趣之人，否則必會覺得此種景觀平凡無奇。

就在我亦感到索然無味時，眼前突然掠過一座聳立的山脈，因此對廬山的印象更為強烈。廬山的主峰大漢陽峰，海拔雖僅一、四七四公尺，但卻能予人「聳立」的印象，乃是因為在鄱陽湖平原之北，只有這座山脈的緣故。

我對廬山的印象因目睹年月的不同，大致可分為如下的三種感受：

「啊！那就是廬山嗎？……」

「啊！原來是廬山……」

「原來廬山就是這樣嗎？……」

第一個印象「啊！那就是廬山嗎？……」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初次看到廬山時所留下的。